

吴蔚◎著

大唐游侠

下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大唐游侠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游侠/吴蔚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8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80219-735-0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204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包恒 逯卫光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名 大唐游侠(下)

作者 吴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903 (编辑部)

传真 010-63056975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张 19.625

字数 296千字

版本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80219-735-0

定价 60.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下)

CONTENTS

第六章 蜀道难

1

玉箫心道：“薛涛找我，无非是要我替她在太尉面前求情。这女人以前也是太尉身边的女人，明明知道他脾性难测，伴君如伴虎，却贿赂狱卒公然来节度使府找我，不是有意想拖我下水么？”不过她倒是极愿意看见这个曾经在成都风光一时的女人沦为阶下囚的样子，当即道：“前面带路。”

第七章 韦皋之死

47

楚原勉力睁开眼睛，却真的发现自己身处在空中，无处依托，还没有反应过来，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落入水中。过得片刻，水中浮力将他托了上来，几大口水呛入喉中，他竟然又醒了过来，略一仰头，才发觉身在百尺楼下的摩诃池中。正不明所以时，却见眼前不知道从哪里浮起一具尸首来。

第八章 刺长安心

109

皇帝语气虽然客气，空空儿一听就情知不妙，皇帝叫他办的事，定然与魏博有关。他虽厌恶藩镇，可毕竟名义上还是魏

博武官。河北诸藩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暗通朝廷者不仅本人要被处死，家属亲族也一并诛杀，可谓十分残酷。他当然不是惧死，可是他多年来食魏博俸禄，要他公然背叛魏博、为朝廷做事，确实是件为难之事。不过话说回来，他自己究竟还是大唐子民，难道要当面拒绝皇帝么？

第九章 易水寒

165

她本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娘子，拥有一切女子梦寐以求的东西——名望、地位、财富、美貌。在民风娇化的京师长安，达官贵人们都在忙着享乐，她却有着她自己不同寻常的追求和理想，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甘愿付出青春、身体，乃至生命的代价，舍身取义，来阻止平卢侵道，多少将士将因此不必再血染他乡，多少百姓将因此不必再受兵祸之苦。而他自己身为男子，又做过些什么呢？

第十章 惊天大刺杀

227

裴府果然混乱无比，他一个陌生人在府里转来转去，撞见数名仆人、婢女，竟无人上前问他身份。他想既然王翼受了伤，必然要先设法止血，因而只选僻静的地方去。果然在西面下人住处附近发现点点血迹，一路洒入一间房中。忙踢门进去，当真有一人倚靠在房内床上，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往断臂处涂抹金创药。

尾 声	271
--------	-----

那是一个让人不能轻易忘怀的英睿帝王，十五年来，他没有沉溺于享乐中，而是用行动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天下一家”的誓言。

《大唐游侠》大事编年	277
------------	-----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283
——千古侠客行	

后 记 ——关于《大唐游侠》小说	293
------------------------	-----

第六章

蜀道难

玉箫心道：『薛涛找我，无非是要我替她在太尉面前求情。这女人以前也是太尉身边的人，明明知道他脾性难测，伴君如伴虎，却贿赂狱卒公然来节度使府找我，不是有意想拖我下水么？』不过她倒是极愿意看见这个曾经在成都风光一时的女人沦为阶下囚的样子，当即道：『前面带路。』



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
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
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
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钊。
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
奋击当手决，交尸自从横。
宁为觴鬼雄，义不入圜墙。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
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

——张华 《博陵王宫侠曲》

终于进入了夏天，这是西南一年中最热、最潮、最闷的时节，也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今年恰好是乙酉年，生肖属鸡，凑巧又是盲年^①，上个立春在本年新年之前，下个立春又在来年新年之后，鸡年无春，大不吉利。自从年初正月德宗老皇帝李适突然病死、又瘫又哑的太子李诵即位后，人们都悄悄议论，说今年的灾难始于天子，年成肯定不会好，怕是天下会有大难。

今年蜀中的雨水也大大少于往年，自入夏以来，成都一直骄阳似火，炎热无比。城中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都说：“活了这么

①盲年是指无“立春”。中国历史上先后使用过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等历法，盲年是阴阳合历中“设闰”及“置正”所导致，设闰即设置闰月，置正是指以某月新年起点，比如秦朝以十月为正月，汉武帝时又改为以寅月为正月等。



久，还没有这般热过。”晚上倒也罢了，白天烈日当头时，火辣辣地烤得人浑身冒油，真恨不得直奔到水边，一头扎进去，再也不要起来。

成都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接于秦，西奄峨嵋，金城石郭，既丽且崇。又是一座水灵灵的城市，内城中有龙堤池、摩诃池^①，外城郭有天井池、柳池、千秋池，“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又有两江一溪三道河流，“荫簟流光冷，凝簪照影欹”，不过都是人工开凿，除了有秦孝文王时李冰为解决岷江之水害而开挖的郫江、流江外，又有现任西川节度使韦皋引郫江水穿越外城的解玉溪。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据说是水中细沙细腻柔软，可以用来解玉，也由此促进了当地玉石业的发展。

这韦皋颇为传奇，他年轻时游历蜀中，为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之女张恩慈青睐，主动下嫁为妻，却被岳父、岳母嫌弃，以致三十八岁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最后受不了岳父母的白眼，不得不离开成都，投在陇右节度使张镒手下做了一名幕僚，很快因为才干突出得到重用。公元783年，长安发生“泾原兵变”，京师长安被乱兵攻占，德宗皇帝李适也不得仓皇出逃。凤翔兵马使李楚琳响应叛军，杀死了陇右节度使张镒。另一叛将牛云光还想邀请韦皋一道投奔叛军，结果被韦皋果断杀死，他随即赶去奉天投奔落难中的德宗皇帝，当即被封为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叛乱平息后，又进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更是以有功之臣出镇蜀中，替代他岳父张延赏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当年曾当众羞辱韦皋，而今女婿风光归来，羞愧难当，不敢面对，连夜收拾细软从后门溜走。

安史之乱后，中央皇权威令削弱，地方将领跋扈难制，蜀中不断有兵变发生，史称“蜀人好乱”，张延赏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就曾部将兵变逼得弃成都逃走。加上蜀地地处西南边陲，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自天宝年间南诏与唐朝交恶以来，转投吐蕃怀抱，二国时常联兵侵犯蜀地，最严重的一次南诏军队甚至攻

^①摩诃(hē)：梵语译音，有大、多、胜三义。宋代诗人陆游有《摩诃池》诗：“摩诃古池苑，一过一消魂。”

入成都外郭，掠走大批工匠、女子，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可以说，韦皋所接手的西川是一个很乱的摊子，然而他上任后却大显身手——到西川之初，即以高压严酷手段平定内乱，加重赋税，大肆搜刮民间财物，以钱财厚结天子，极讨贪财的德宗皇帝的欢心；数年后，西川府库充实，他又提高蜀中将士军饷，军中凡有婚配丧葬时，一概供给所需的全部费用，由此得将士死力；在外敌上则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南抚南诏，西击吐蕃，在解决边患上取得了赫赫战功；等到地位彻底巩固后，他开始缓解蜀中百姓的负担，每隔三年免一次赋税；又因为成都仅西郊繁盛，花费巨资修缮城东的大慈寺，极大地带动东郊经济繁荣，在南城外万里桥一带创建新南市，大兴市井，开拓通衢。一系列恩威并举措施的成功，为韦皋带来了巨大的名利和声望，不仅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更被蜀人比之为“诸葛亮再生”，威望极高，西川兵将也只知道有韦皋，不知道有天子。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一扬二益”的说法，说的是普天之下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并非帝国京师长安，而是淮南道的扬州和剑南西川道的成都。

蜀人感激韦皋，“锦江春酒肆”^①的老板娘卓二娘也是其中之一，只因她家酒肆大大受惠于韦皋开拓的新南市。韦皋镇蜀之前，成都南郊一带是处风景优美的游览区——万里桥跨在流江上，是七星桥^②之一，本身就是处出名的古迹。相传三国时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他到这里上船时说：“万里之路，始于此桥。”由此而得名万里桥，历代诗人吟咏极多；桥南不远处就是祭祀刘备、诸葛亮的合庙武侯祠，古柏苍翠，柏影森森；万里桥西面则是大名鼎鼎的杜公草堂^③，坐东向西，背负锦城，面向岷山雪岭，旁有浣花溪。杜甫《绝句》一诗更是生动描绘了草堂周围的婉约旖旎景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虽然仅是几间低小的茅斋，颓废已久，却因为其主人的显赫诗名而成为胜迹。女才子薛涛仰慕杜

① 锦江即流江，因其中一段穿过锦官城而得名。

② 秦人李冰治水时，在郫江、流江上共建七座桥，形状似星斗，所以统称七星桥。万里桥又名茑泉桥，即今四川成都南门大桥。

③ 杜公草堂即杜甫草堂，杜甫寓居四川时即住在此处。浣花溪即流江自成都西南到杜甫草堂的一段，因水质好，许多造纸人在此取水造彩笺用，所以称浣花。



甫诗名，脱乐籍后搬出节度使府，也特意将住处选在杜公草堂附近；西南则有碧绿清幽的百花潭^①，又有著名的青羊宫——名胜虽多，适合探古访幽，终究还是人烟清冷。但自新南市建立以来，南郊列市纵横，商贾如织，人口由此增长数万，楼阁宏丽，成为一时之盛，再也没有了昔日“清江一曲抱村流，盛夏江村处处幽”的景致。

锦江春酒肆位于万里桥头东南，传说汉代时卓文君正是在此处当垆卖酒。这是家祖传的老店，偏偏女主人又姓卓，由此引来许多遐想猜议。不过她家卖的是自家酿制的烧酒，与蜀中传统的醴酒^②大不相同，当年大诗人杜甫经常来这里饮酒，特意写下了“蜀酒浓无敌”的诗句，盛赞“锦江春”酒醇香性烈，甚至有人觉得锦江春比西川著名贡酒剑南春还要好上许多。那时的锦江春酒肆还是家小店，除了卖酒外，也兼做客栈的生意来勉强填补不景气的烧酒业，不过是最下等的鸡毛店，只有几间大通铺，投宿的也多是乡下来城中卖力气找活儿干的苦力。但如今再看锦江春，当真是土鸡飞上了枝头，旧房子全部翻新成了酒肆厅堂，又在东面买了一大块地，后半部分作为酿酒作坊，前半部分则新建了一座庭院式的豪华客栈，两层楼，三十来间房，有长廊与酒肆连通，院子中和长廊两边种满芙蓉，花开时红艳似火，灿若云霞，竟成为成都南面最著名的客栈。锦江春能有今日光大门楣的局面，远远超越祖辈，除了女店主卓二娘本人精明能干外，更多地是受惠于韦皋的新南市举措，因而她对这一任节度使是相当感恩戴德的。

卓二娘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露出些劳碌妇人的老态来，然则眉目间还是多少有些年轻时的风情。她梳着蜀中最流行的惊鸿髻，发髻上插着两枚翠翘，穿一袭薄薄的襦衫长裙，正倚靠在酒肆门口，手里拿着一把竹制的蜀扇，张开如满月，往自己汗津津的脸上猛扇，手腕上的缠臂金钏晃来荡去，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如此炎热的夏季，多少会影响酒肆的生意，虽说一大早有人来订了五十坛烧酒，伙计们都派出去送酒了，然此刻临近正午，

①杜甫有“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诗句。但明代以后，百花潭逐渐下徙，现在的百花潭已不在唐朝时的故址。

②醴酒：一种浓度很低的甜酒，可以“倾盂覆斗”而饮。

伙计一个没回来不说，也没有一位主顾上门，这让喜欢热闹的卓二娘着实有些不快，那张圆脸上常挂着的笑容也不见了，替代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恨。一转头，见丈夫鱼成正缩在柜台后打盹，一腔怒气正无处可发，立即走过去，将扇子往柜台上重重一敲，喝道：“死人，活儿干完了吗？又偷起懒来了！”

鱼成瞬间惊醒起来，他是入赘女婿，人本分老实，受妻子的颐指气使惯了，慌忙应道：“是，是，我这就去酒窖。”卓二娘看见丈夫这副窝囊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怒道：“我卓二娘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

忽见那住在后院二楼天香号上房的精公子施然出来，一身翻领胡服既华丽又醒目，腰间挂着的承露香囊及玉佩随着矫健的步子来回晃动，愈发显得风姿潇洒、玉树临风。卓二娘忙舍了丈夫，迎上前笑道：“精郎，今日可起得早。”

这位精公子二十四五岁年纪，名叫精精儿，新来成都没几天，据说约了人在万里桥东面七八里处的合江亭^①碰面，因而选了锦江春住下，陆路、水路都方便。他孤身一人，似商非商，似士非士，却是一身贵气，作派奢侈大方，就连阅人极多的卓二娘也看不出他的来路，只是一力奉承。

精精儿笑道：“二娘又在笑话我了。”他自住进锦江春以来，均是天黑前到酒肆对面的米氏柜坊拿飞钱兑换大把铜钱，再雇了车马进内城玩耍，大清早才回来酒肆睡觉，一直睡到下午才起，确实如卓二娘所言，他今日是起得早了。

精精儿虽不明说去了何处，但像他这样年轻英俊、轻佻风流的贵公子，明眼人一眼就瞧得出他是去寻乐子了。卓二娘暗中问过车夫，果然说他是去了内城找女人，且到的并非声色云集的花林坊，而是位于锦浦坊的乐营，足见其人眼光不同一般。

蜀女温婉美貌，名闻天下，中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分别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惟一的唐人杨玉环^②就是出生成长在成都。天宝宰相杨国忠的夫人裴

①合江亭：位于郫江和流江的交汇之处，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出资修建，是成都迎客、送别的经典场所。

②杨玉环本为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由于其父担任过蜀州司户，因而她自小生长在蜀地。



柔也是成都的名妓，杨国忠仗着堂妹杨玉环爬上宰相高位后，祸国殃民，人神共愤，但却从不嫌弃妻子出身，可见裴柔如何的艳丽无双。锦浦坊乐营里面住的都是官妓，归西川节度使直接管辖，这些女子才貌双全，非大富之人不能染指。蜀中才女薛涛名闻天下，其实也是出身乐营的官妓，十多年前韦皋格外开恩，除了她的乐籍^①，她才得以搬离节度使府，退居浣花溪节度使别墅。

卓二娘虽早猜到精儿夜夜流连风月，却也从不点破，忙引他到窗边临江的桌子坐下，问道：“精公子今日想吃点什么？”精儿道：“嗯，天儿这么热，多了也吃不下，来一壶烧酒，两盘下酒的冷菜。”卓二娘道：“好咧。”回头扬声叫道：“一壶烧酒，两盘下酒冷菜。”

精儿笑道：“为何西川的菜总是做得比江南好吃呢？”卓二娘笑道：“这是因为西川食用井盐，江南习惯吃池盐，池盐发苦……”

话音未落，只听见外面车马辚辚，卓二娘知道来了客人，忙道：“郎君请稍候。”匆匆迎出门来，只见四名玄衣带刀随从正护着一辆精致的马车停在酒肆门口的大黄桷树下。那黄桷树的年纪比卓二娘祖父的祖父还大，凭江而立，华盖如云，根盘河岸，如龙蛇波涛，极是遒劲。

卓二娘认得那辆马车，“哎哟”一声，又惊又喜，精神大振，连声嚷道：“来贵客了！来贵客了！”

车夫大约四十余岁，顾不上擦去额头汗水，先抢过去卷起竹帘，先听见环佩之声，马车中钻出来一名碧衣女子，二十岁出头，面容清秀姣好，身材娇弱，肩若削成，腰若约素，极见窈窕，只是金瓚玉珥，珠围翠绕，华丽得有些俗艳。

女子跃下马车后，垂首侍立在车旁。车中又出来一位老者，约摸五六十岁年纪，须发花白，穿一身最通行的灰色常服，戴着一副软角幞头，慈眉善目，相貌憨厚，看上去甚至有些木讷。他

①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终于清雍正元年，是将罪人、战俘等群体的妻女及其后代籍入专门的贱民名册，迫使之世代从乐从妓，倍受社会歧视和压制。

扶住女子的手，一个跨步跳下车来，矫健敏捷，与他的花甲年纪浑然不符。

卓二娘早等在一旁，上前衿衿行了一礼，笑道：“这大热的天，韦夫子怎么亲自跑来了？若是想喝烧酒，派人来说一声，我亲自给夫子送过去。”那韦夫子笑了一笑，慢吞吞地道：“突然想来这里看看。”卓二娘当然求之不得，兴高采烈地道：“快，快些请进。”

早有两名随从抢先进入酒肆，见堂内最好位置的一桌已经有人占着，当即过去喝道：“快些让开。”

这一桌坐的正是精精儿，转过头来，打量了二人一眼，不以为然地道：“莫非这张桌子是你家的不成？”

这两名随从是兄弟，分别叫唐棣、唐枫。唐棣道：“不错，我家主人来锦江春定要坐这张桌子。”精精儿笑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明明是我先来的……”唐枫不待他说完，上前一步，右手去按刀柄，武力要挟的意思不言而喻。

卓二娘忙赶过来道：“精郎，正好你点的酒菜还没有上来，不如就劳你大驾……”话说到这里就顿住了。她能将一家小小的烧酒店做到今日的规模，除了得益节度使韦皋的商市政策，个人秘诀无非就是“厚道”二字，明知道精精儿有些来历，眼前是强人所难，可是又不得不如此，不由得露出了难堪的神气来。

不料那精精儿却甚是机灵随和，立即笑道：“二娘说得极对，我让开便是。”卓二娘忙道：“多谢精郎，今日的酒钱不必记账，算是我请客。”精精儿微微一笑，眼光往那碧衣女子身上扫得一扫，这才起身挪到堂中坐下。

碧衣女子迅疾从怀中取出一块锦帕，往精精儿坐过的椅子上抹了几下，这才扶了韦夫子过去面朝窗口坐下，自己只垂手站立一旁，神态极是谦卑恭敬，似是婢女，只是丰容靓饰，又似是那老者的孙女。唐棣、唐枫一左一右站在老者身后，另两名随从分别名叫晋阳、楚原，则分守在酒肆门口，竟似不预备再放酒客进来。

卓二娘慌忙赶去厨房交代几句，再自己亲自服侍韦夫子那一桌。不多时，菜流水般地端上来，摆了满满一桌子。碧衣女子忙



上前摆碗筷、斟酒，一双玉手纤若玉葱，惟有右手中指上有一圈肉环凸起，倒似戴着个肉戒指，煞是扎眼。

韦夫子凝视着那肉环在自己眼前来回晃动，一时间回忆起无数往事来，微微叹了口气，道：“玉箫，你也坐吧。”玉箫道：“奴婢不敢。”声音又是温柔又是娇媚，有一股奇特的魔力，令人怦然心动。韦夫子似是大模大样惯了，不再多言，也不动碗筷，只是眯起眼睛，朝窗外的流江望去。

精精儿听在耳中，这才知道名叫玉箫的碧衣女子是韦夫子的下人，不过看她妆扮如此富态，大约也不是普通婢女，或许是姬妾也说不准。正巧厨子鱼三端上来凉菜和烧酒，精精儿忙低声问道：“那一桌坐的是谁？”

鱼三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神态甚是急切，倒不似说不知道，而是让精精儿不要多问。精精儿更是好奇，一双眼睛在那玉箫身上溜来溜去。

随从唐枫从旁瞧得一清二楚，当即朝精精儿怒目而视。精精儿佯作不觉，依旧放肆地打量玉箫。那唐枫虽然生气，却不敢擅自发作，便上前朝那老者附耳低语几句，又朝精精儿指了一指，大约是在诉说精精儿如何对玉箫无礼。韦夫子只是摆了摆手，并不以为意。玉箫闻言侧过头来，望了精精儿一眼。精精儿朝她微微一笑，玉箫慌忙扭转了头，看着韦夫子面色越阴越重，心里越发不安，白皙如玉的鼻梁上登时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精精儿暗道：“这玉箫容貌风姿其实不在秋娘之下，只是不大懂得打扮，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被父母卖给了这年纪足以做她祖父的韦夫子做妾。”他虽然性情风流，想到往日一位旧识也是因为家贫被卖做歌妓，心中不由自主地对这玉箫生出几分同情来。

忽闻得酒肆外有人高声叫道：“婶婶，我今日在雪岭上寻到一味好药！”

随即便有一名身材短小的青年男子欣喜奔进酒肆来，手中举着一把奇形怪状的青草。韦夫子的随从晋阳见他冒冒失失，忙上前拦住，忽望见那男子脸上长满雀斑、容貌极丑，更是生就一双斗鸡眼，来回骨碌骨碌转个不停，愈发觉得其人面目可憎，当即

将他朝外一推，喝道：“快滚开。”

晋阳身怀武艺，这一推劲道极大，那男子连退数步，方得站定，愕然问道：“你们是谁？凭什么推我？”他眼睛天生缺陷，无法远视，个子又矮，只能仰起头来说话，模样甚是滑稽。

卓二娘忙赶过去道：“这是我老伴兄弟的儿子郑注，刚从翼城^①老家来，没见过世面。”晋阳却依旧不肯放郑注进来，只拿眼去望韦夫子，等他示下。

卓二娘道：“韦夫子，我这侄子年轻不懂事，还请您高抬贵手……”韦夫子缓缓问道：“既是你老伴的侄子，为何不姓鱼，却是姓郑？”卓二娘道：“这个……一时也说不清楚。”似乎有难言之隐。

却听见那郑注道：“天下本是一家，姓鱼的和姓郑的又有什么区别？”韦夫子见他言语机智敏捷，颇为欢喜，示意晋阳放他进来。又问道：“二娘，你侄子可曾读过书么？”卓二娘笑道：“乡下穷人家的孩子，哪里念得起书？就跟着一个郎中念过几本医书，懂得一点皮毛医术。”韦夫子笑道：“那他该先医好自己的眼睛才是。”他一发笑，随从们也跟着一齐笑了起来。

卓二娘不敢接话，只跟着讪笑了两声，走过去拧住郑注的耳朵，拉着往堂后走去，边走边骂道：“还不快回房去洗洗，瞧你这身臭汗，可别熏坏了贵客。”她身材比郑注足足高出一头，这一拎当真如老鹰捉小鸡一般。郑注大声呼痛，却是不敢还手反抗。众人见状，无不哈哈大笑。

恰在此时，一个人影闪身进来酒肆，飞快地奔近韦夫子那桌，手腕一翻，刀光闪动中，一柄两刃匕首闪电般地捅向那韦夫子。随从们的注意力全在卓二娘跟郑注身上，待得惊觉有刺客行刺时，已是上前援救不及。那韦夫子生死关头，倒是临危不乱，伸手一拉，顿时将玉箫拉到自己面前。那柄匕首来势极快，瞬间已到玉箫胸前，玉箫尖叫一声，动也不敢动，只眼睁睁地望着刺客。

那刺客是名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男子，见到玉箫一张俏脸虽因

①翼城：唐时属绛州，今山西翼城。